

## 又是風起的時候

楊牧

有是風起的時候了，許是這小島接近大陸，秋來的時候，秋便來了。季節的遞轉那麼真確那麼明顯。早晨起來，看到許多黃葉，舖在沙地上，風聲殺殺，越是冷清了，越是寂寞了。

離開東海到今天正好四個月，日子堆高，懷念愈深。黃昏島上下過一場雨，從城裡回來，淋得一身濕透，在吉普車裡看路兩邊飛逝的木麻黃；雨越下越大，視野茫茫，不知道身處何方——許多淡淡的哀傷，許多愁竟突然湧進胸懷。今夜站在路口，秋風吹在身上，涼涼的，像回到了東海，像看到了大度山的樹木和燈火，轉瞬又是譎幻空虛；天下幾顆寒星，憑添無聊。

在學校的時候很難看到學校的可愛，只知道改革，每天都激憤地想把自己稚嫩的理想放到四周去實驗，卻忽略了那麼多，那麼多溫情和友愛。在《古城末日記》<sup>①</sup> (The Last Days Of Pompeii)裡，那個驕橫的羅馬人 Lepidus 說：「Jupiter's temple wants reforming sadly」(可憐那天帝的神廟正待改造！)作者嘲笑他說：

「除了不知道改造自己以外，他是一切事務的大改革家！」我們也曾經是那麼幾個偉大的改革家，只是極少安靜下來想想自己而已，不知道自己多麼無知，多麼幼稚。看到石版路，怨它們太小太破舊；看到石橋，又怨他少了點雕飾，「為甚麼不做成拱橋？」你埋怨了：「平鋪水泥算得了甚麼藝術？」無邪的心靈只知道夜夢理想，打自己的尺度荒唐地拿出來量世界的方圓——但世界太小了，我們看到了多少？我們生活在那麼優美充滿「氣氛」的校園哩，我們看到了甚麼？只有連架的書籍，只有畫報，只有夢谷，水塔，古堡和那連煙帶霧的相思林罷了。

你能在書籍裡探求多少呢？四年的大學生活我什麼都沒得到，只知道如何尊敬學問，如何從卡片箱走向書架，照號碼找到厚重的洋文書——這些是什麼？抬頭看看夜空，有幾顆星你叫得出名字，你知道它們的距離？你知道多少年後有多少顆星要隕落，多少顆星要新生？世界宇宙，永遠在變動，永遠在流轉，書本能

給我們多少？離開東海四個月我才參悟出這一點道理來，原來生活本身才是一門大學問，只有用生命去體驗，才是有血有肉的——這才真是一步跨出了蒼白冷酷的象牙塔，看見天日，看見風暴，走進這世界來。

在校園裡生活的人是不大知道憂愁的，為賦新詞可以愁，考試考壞了可以愁，經過女生宿舍看到電燈滅了也可以愁，愁上一夜，在床上反側，誦一段〈關雎〉<sup>②</sup>。天明後，又是同樣的生活，先開帳子，看看郊原隱霧，讚嘆一句：美麗的台中盆地，早安，春天。在那麼麼青翠的天地中，在扶疏的枝葉和茵氈的綠草間，你看到了什麼？那些女孩子的陽傘，花裙，那些高貴的笑容，你看到了多少？「生活真好」你歌道：「感謝主，全能的主……」

你也曾憑欄低迴，在沒有課的上午，十六宿舍的走廊（當春深的時候）最適宜遠眺，你看到河谷，和樹梢許許多多紛飛上下的黃蝴蝶，像紙花一般，飛上一個多月，然後，在一個小雨過後的清晨，開門出來，忽然蝴蝶不見，你眼睛寂寞了，好傷心啊，也許你會滴下兩行情淚！生物系的同學說，他們走了，那是蝴蝶的生活——「你何不去藝術館後看桃花呢？這是桃花的季節哩。」感謝主，全能的主，去喝碗稀飯吧，看看郵局有沒有我的信，想起昨晚胡湊的那篇 **Browning's**<sup>③</sup>**Dramatic Monologue** <sup>④</sup>心裡慚愧極了，對教授懷著偷懶的歉疚。眼睛酸澀得厲害。在東海，我們雖年輕快樂，卻整日疲勞。

但這些就是生活？生活這麼單純無聊嗎？你辯駁道：你知道得太少了，你該到夢谷去看野火，那火光可以告訴你很多真理。你去吧，去夢谷，走過沿溪的小路，回頭還看得見圖書館三樓的燈火，瓦際還響著青春的華格納。樹暮，香草，甘蔗，相思樹，那野火只能帶你往情愛上聯想，你捲起袖子，砍下帶汁的樹枝，哼著英文歌加柴，生命就是那麼豐富了，生活就是這麼多彩多姿了。或許你和許多同學一起去，班上的女孩子除了忸怩，什麼都不做，圍成一圈吃吃亂笑，等你把鴨子烤好了，卻爭著要那塊烤的最熟最香的翅膀，也許還埋怨：你們這些死男生，怎麼不知道擺點胡椒到醬油裡？擺點胡椒吧，在生活裡也滲一點胡椒，讓你在辛辣裡嚐出一點真諦來，讓你知道，熄火以後，如何歌唱地從谷裡走出來，如

何疲勞地上樓，準備明天上午的「莊子集釋」。

我真不願掃你的興，尤其當你爬古堡的梯子爬了一半的時候；我真不願意教你灰心，真的，不願意讓你在主日崇拜以後出門便愈見大雨，走不回去。那翠綠的大度山平靜而美麗，除了考試和舞會，你有什麼煩惱？教室裡多的是鴻儒碩彥，你甚至可以聽見老教授用純粹的英語朗讀 Farewell, Othello's occupation's gone！回到中世紀，回到伊莉莎白的年代，回到浪漫時期，回到晚唐宋代——只要你上課時不計較女生的髮型，只要你不盤算回家路費，你就是王子，你就是騎馬過橋的五陵年少。

生活多麼好啊，當你沐浴完畢，站在窗口看新月升起，心中充滿了歡喜和感謝——感謝主，全能的主，讓我能有這麼一個好機會在這裡求學，看山，和戀愛！你不知道什麼叫做爭執，不知道什麼樣的日子叫做恐懼的日子——你的日子像七彩的流蘇，那麼柔滑，在指頭間摩娑不完，多麼順心的一天，日子就是幸福，還想甚麼？你把床舖裡好，加一塊大甲草蓆，美麗的夏夜，螢火在河邊翻飛，流水湍急，楊柳又長又綠。站在橋上，看燈光拉長成幾十條破碎的帶子，看一顆流星滑下，不知不覺就回到了孩提。

離開了東海，才知道在東海的四年只是我孩提時代的延續。那些美麗的夢幻，那些憧憬都同樣疏落，同樣紊亂。在甜美的協奏曲裡讀出甜美的詩篇，在圍巾棉袍裡鑽引「鵬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」；那些密密麻麻的注疏，古人的旁注和眉批，徐先生⑤的筆記和論文。你雄心真大，就希望自己能想出一個新解來攻擊長輩；而你甚麼也沒有創造出來，因為線裝書上的灰塵曾弄髒了你的衣袖——你是一個潔癖的大學生？你的袖扣發亮？你的書籍燙金？唉，你知道得太少了，你知道天冷了有多少人挨凍嗎？你知道風起的時候，有多少人失眠嗎？「根據克羅齊的《美學原理》，表現一詞有它獨特的意義——」你枕著涼簟咀嚼這句話；什麼獨特的意義？成竹在胸，我明白了，明天到中文系去看看（玄祕塔）的真蹟，後天呢？後天去斷崖野餐吧，順便看看落日。而我離開東海才四個月，已經看到了許多真蹟，什麼叫做成長，什麼叫做生活，什麼叫做恐懼，什麼叫做割捨！那

四年對我如浮雲，有時燦爛，有時灰暗，卻沒有太多意義。

你會問我，為甚麼不把它忘記？唉，你是忘不了的；四年的徜徉，我們知道每一種花的花期：聖誕花開的時候，正式合唱 Christmas Carols 的時候，頭巾大衣，點綴每一個角落，你對西洋來的先生說 Merry Christmas，心裡卻嘀咕著，什麼時候他們也同我們一樣讀《四書》？感謝上帝，給我們一個歌聲悠揚的平安夜，到處都是腳步聲，鐘鳴三句，你為什麼還不回去？天越來越冷了，東海的風月來越大了，吹得你寸步難行——有一天，突然太陽出來了，又下起小雨，在三月的午後，你走在小路上，看到苦楝花開了，飄滿一地，紫色的，那麼可憐地飄滿你路過的橋樑和草地。風雨不已，你打傘去圖書館看報，去實驗室看待解剖的荷蘭鼠，到文學院聽課；那唯一的木蘭花開了嗎？今年開幾多呢？去年我數過，上帝阿，去年我曾偷偷數過，居然開了十一朵。

然後就是桃花了，你不愛桃花，愛人面艷紅。坐在草地上，你看不到桃花萬千，只看到遠遠宿舍裡的門啟門閉，許多女生拘謹地走過來，沒看你，她們看到的是自己的憾意，她們懷抱拜倫<sup>⑦</sup>的詩集。這一切都平淡，像月份牌一樣，伸手就可以撕去，甚至可以取下，一直到滿山的相思花開的時候，你開始著急了，離愁漸生，流蘇數完了，你看看一退再退的論文，明天？明天我要走向哪裡？好多相思花啊，黃得教你難過的相思花，每一年都是那幾棵開得最多，我真恨不得把它們砍掉。你慢慢理解了，幸福並不是永遠長駐的，原來也有這麼一天，我必須離開這個我熟悉的山頭，校門還沒建好呢，教室的瓷磚還沒嵌上去呢，你才能體會出生活的不容易和艱苦，是的，恕我說一句最平凡的話：「生活太艱苦了！」你要離開了東海，才知道世界原來並不是那麼美好的，也不知道，世界原來比東海美好！

在無意中，你會經過許多書本上忽略過的篇章，你會長大，甚至蒼老，而且變得冷酷。我覺得自己已經慢慢冷酷起來了，從童年一下跳到中年，只有現在，當風起的時候，在蠟燭光下，聽到炮聲斷續，聽到木麻黃的呼聲，忽然想起東海的冬季，目眇眇兮愁予。離開東海，又想起東海，像退了一萬步來看一座城市。

或即或離，山光水影，不知道自己身處何方，那一剎那就是最甜美的 Trance，懷抱萬種愁緒。

## 導讀

楊牧（一九四〇年～），本名王靖獻，台灣花蓮縣人。東海大學外交系畢業，楊牧橫跨於學術與創作之間，深照自得，廣獲肯定。著作包括詩集，戲劇、散文、評論、翻譯等近三十種。散文集出版有：《葉珊散文集》、《柏克萊精神》、《年輪》、《搜索者》、《山風海雨》、《一首詩的完成》、《方向歸零》、《凝神》等。

本篇的文體形式，介乎小說與散文之間。敘述人稱是「我」，採用主觀的旁知觀點，相當信任自己，把大學生活的外在現實，與內在新哩，「看似」忠實一般地全盤托去。

為什麼說是「看似」，而不是「肯定」。那便是本文所採用的敘述口吻。有著誠懇、自白，與充滿自省的味道。文中，所牽涉的人與事，不管真實性如何，都由「我」字主觀說出。由不得你相信或不相信。這便是一種敘述語氣的選擇策略。

因此，本篇雖然總體上是散文，卻又兼具小說的敘述手法。

若從敘事角度看，本篇敘述者，設一個敘述對象「你」，而這個「你」其實與敘述者重疊，有時是成長前的你，有時只成長後的「我」。這種特殊的第二人稱敘述，頗有內心獨白，自演自唱的戲劇化成分。用這種方式，來寫字我成長的主題，很能收到內容與形式相搭配的功效。

## 問題與思考

1. 本篇作品揭示了什麼樣的大學生活面貌？包括外在的與心靈的？